



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系列之

假才女

何 芬

“嗯——”洪欢儿半躺在沙发上，攥着一件白色男士衬衫，把整张脸都蒙在下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天哪！一股男人味。”“那是我的！”秦素素穿戴整齐，拿着手套、手袋正出卧室，一眼撞见，一脸嫌弃地笑道。卧室的门开了，秦素素的男友一边整着领口，拿着外套走出来，一边拽过秦素素亲了亲她的脸颊，并看了看洪欢儿，说：“晚上见！给她浪，那件是我昨天没洗带过来的衬衣。”

送男友出门后，秦素素推了一把洪欢儿，要她赶紧出门：“中国情人节那天，人家看都没看你一眼。你觉得今天西方情人节，你还有戏吗？”“你说的是你这个，还是我那个？”欢儿拎着大衣和包，关上门，快跑几步，挽上素素的手臂。“我说的是你那个！”秦素素说完叹了口气，接着伸出手指头数落地那位：“都七年之痒了，还在玩地下情？我早想蹬了他了！”

一下楼梯，风呼呼地。欢儿伸出手接到几颗从半空飘下的雪粒子，脚刚踹下楼梯又缩了回去，她反脸问素素：“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素素像是幡然醒悟了似的，看了一眼欢儿，没有回话，只管继续往地铁站走。

“叮”的一声响，电梯在写字楼的11楼停了下来，上班族们在玉立时尚杂志社进进出出，裙裾衣角卷来的冷空气，很快消失在扑面而来的暖气中。洪欢儿与秦素素跟随人流，各自到自己办公桌坐下，脱下外套，准备上午十点要开始的一周题材申报会。忙碌间，洪欢儿远远地看了一眼艺术总监办公室，见那里灯亮着，又低下头整理资料。洪欢儿并不知道，在那间可以将整个大格子间一收眼底的全玻璃办公室里，她们的艺术总监陈天放，也正在抬起眼镜，审视着她们。

陈天放看到个子高高的秦素素亲密地搂着同事的肩膀说着笑着，然后走到复印机前复印资料。在她等候的时候，在她低头笔记的时候，斜刘海下，一双含笑的眼睛顾盼生辉，一头赭色卷发在腰间摇曳。而在不远处的一个办公桌前，洪欢儿正皱着眉头在不断点击鼠标，一只铅笔插在她的丸子头发束里。不用猜就知道，她又犯了信息焦渴症，还在搜索最近半小时的新闻，更新她的资料。陈天放舒了口气，坐在偌大一个办公室里，等待稍后的题材申报会。

跟往常一样，题材申报会都会根据最近的搜索热词，确定题材内容甚至最终稿件的标题的关键字。在补充说明自己上周申报的方案时，洪欢儿口头提出了版权问题。“况且，有声书这一块，是个新兴项目，我们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及建立……”洪欢儿说着说着，发现陈天放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于是求助地望向秦素素。秦素素正夹着一只笔，低头抠着指甲。其他人也面无表情地听着。

十一点时，陈天放宣布：“散会！洪欢儿留下。”洪欢儿不解地望着陈天放，坐到他桌前的椅子上。“广告的事，李总要一个懂方案的，你去说明一下效果。这个方案你做的，你去吧。我本来说带你去，可临时有事。”陈天放边说边拿纸写下一个地址：“中午吃饭的地方都订好了。”“哪个李总？”洪欢儿头一歪又想起来了，“那个李总啊！你明明知道我老讨厌他的。”陈天放没有作声，把纸条搁在桌上，开始低头写他的东西。立了片刻，洪欢儿说：“那我申请现在就下班，下午我也不来了。”陈天放仍然低着头：“随便你，只要你安排好工作就行。”

不一会儿，洪欢儿挎着单肩包出去了。在座位上呵着气，喝着咖啡的秦素素

目睹这一切，仰着脸望向陈天放的办公室。

洪欢儿提前下班，进了一家美甲院，挑了一个能衬得自己皮肤更白的红色。接着，又去彩妆专柜买了一套彩妆用品，去美容院要他们给自己化了个能和指甲配得上的妆。

就这样，洪欢儿咬着姨妈红红唇，坐在了李总的对面，一页一页地翻着一家上海菜餐厅的菜单。

菜一上来，见有几样都是上次他们吃饭时自己爱吃的那几样，李总就不免有些飘飘然。喝了点有后劲的清酒，李总那手就有些乱比划。洪欢儿拿起茶壶他就去摸茶壶，举起杯子他就去握杯子。筷子掉了，李总顺势去桌子下捡筷子，洪欢儿站了起来，按服务铃：“服务员，拿双筷子来！”然后回头跟李总笑道：“李总，我去下洗手间。”

关上洗手间的门，洪欢儿望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想起以前自己在杂志社做的专题《化个妆，就可以高不可攀》，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大不了不要他的广告了。”可想归想，洪欢儿还是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很认真地说：“李总，请多指教！”然后拿出方案，自顾自地说起来。在说着以往的广告成功案例时，洪欢儿提到一个名字，李总这才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他也在你们这做过广告？”洪欢儿脑子一激灵，眼睛诡异地回答：“是的。他今年也签了一年的合同。我们给他们做过一个三八节专题。名字就叫假才女。其实讲的一些充写着女性主张的、非贵金属的首饰。要知道，那一年我们掀起了一股具有设计感的假首饰热。”

利益当前，李总的酒也醒了不少。洪欢儿故意叉了一块水果，递给李总，李总点了点头桌子，说：“放着，放着，我自己来。”洪欢儿这才知道，这事算是结了。

第二天，陈天放正在办公，洪欢儿敲门进去。“昨天吃饭的发票。”洪欢儿把发票递过去时，陈天放看到了洪欢儿的红指甲，抬头问：“昨天怎么样？”“我尽力了。”洪欢儿说完退了出来。

到了中午快下班时，财务拿着发票要洪欢儿签经手人的字时，洪欢儿注意到在她昨天吃饭的餐厅，同一天同一个时段开出了一张秦素素经手的发票。开票事项竟然也是陪广告客户李总。发票金额还不小。

“昨天中午你怎么也在陪李总吃饭？”在下班的地铁上，洪欢儿突然背对着秦素素问了这个问题，没有听到回答。洪欢儿突然想起一年前，自己与秦素素分享了自己的秘密，包括喜欢陈天放的事后，秦素素对自己有好几天都冷冷的。“秦素素！”那几天，都是洪欢儿拉着她提醒她下班一起回家。

发票疑云之后，洪欢儿开始留心秦素素平日的言行。没想这一留意，竟然察觉到逐渐疏离的友情。

有时是趁有男同事调侃洪欢儿新穿的吊裆裤，秦素素拍着手掌附和：“说得对，有同感。”然后又温婉地搂着洪欢儿说：“欢儿，在你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好老哦。”渐渐地，到了后来，秦素素对着兴致勃勃谈题材的洪欢儿，已是成竹在胸似的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这种态度，有时还会“额”地插话，但又比比手谦让道：“你先说，你先说吧。”

在工作上，两人也杠上了。洪欢儿做了女性话题《自尊与男人，我都要》，秦素素就做了一个心理访谈《女性起义的破坏性》。洪欢儿做了个美妆专题《装，不

如妆》，秦素素就做读书专题《书卷中的女人味》。洪欢儿做《“底”层劳动妇女的“面”子》谈某平跟女鞋起源文化及选料工艺，秦素素就做召集众美谈女性话题《高级感，何止是一双鞋》。洪欢儿做话题《敲黑板，谈恋爱不要失了姿态》，秦素素就做心理专栏分析《嫉妒也是因为爱》……

直到有一天，秦素素做了一个心理专题《自杀威胁社会?!》，洪欢儿把秦素素叫到了杂志社会客厅。

“你认为我会接受你的不良心理暗示吗？”洪欢儿质问秦素素，“我跟你说过的秘密，你为什么要拿出来伤害我？”秦素素微微一笑：“你哪里又受伤了吗？我记得你第一次受伤是在你二十岁失恋之后。”洪欢儿拉住她，恶狠狠说：“你觉得自己击中了我的弱点了吗？那你的心理专栏作家可是白当了！”将走之前，洪欢儿轻飘飘地抛下一句话：“你不是在乎他吗？我可不在乎他。”

没过多久，一些自媒体的随意截取、转发，《自杀威胁社会?!》那个文章中易诱发自杀的部分引起了一些关爱自杀者的组织的投诉，找源头找到杂志社来了。秦素素被陈天放叫到办公室，要她及时和团队写出一个解释说明书。

“我和你是有感情的对不对？”秦素素听了这个决定，几乎要失控，她想抱着陈天放，但陈天放攥紧她的双臂，不让她在办公室里失态。秦素素趴在桌子上压低声音哭泣。凭什么是她洪欢儿？凭什么？陈天放是她秦素素先看见的男人。

陈天放咬紧牙关，看着秦素素，这一年来，这个女人是他虚开发票的共谋，在他们这种私企，在董事会看来，这是最大的污点，污点！要不是不放心自己，她秦素素也不会捏打洪欢儿。陈天放舒了口气，心里有了打算。

大约两个月后，秦素素准备搬离与洪欢儿合租的公寓。

临走前，洪欢儿问秦素素，关于版权的问题是她们俩人讨论的结果，但在那天的题材申报会上，她为什么不声援这个建议？秦素素坐在行李箱上望着洪欢儿：“因为他不喜欢。而且，我鼓励你去做他不喜欢的事，不是更好吗？”“我是脑瘫了吗？需要你来鼓励。”这话，洪欢儿不爱听，反击过去后，她觉得要趁胜追击：“那恭喜你啊，地下情七年后，终于有人愿意跟你公开同居了。是两个人从此亲密生活在一起呢还是租间房子每周等他来个一两次呢？”

说完这话，洪欢儿略觉过分，抬头望向秦素素。秦素素低下头，强忍住眼泪，起身拉起行李箱，到了门口，她说了声：“我走了。多报的业务费，我和他会慢慢补上。”

各种机缘巧合，洪欢儿没有成为陈天放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空房期没多久，洪欢儿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的同居女友。

洪欢儿与秦素素分道扬镳后，她们在办公室怎么相处呢？如果你看到过她们的杂志，可以看到，洪欢儿仍那么张扬、恣肆随意，秦素素仍是那么知性、温良娴熟。不过这都是外人看来的她们。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其实她们都是假才女，一个辣手、神经质，另一个则善于伪装、保护自己，她们都不是真才实料的好女人。

想到这个天大的秘密，在桌子前眼神无辜地咬着笔头的洪欢儿，以及左顾右盼摇曳在人群里的秦素素都要不约而同地掩面偷笑。

春日感怀

卢小强

(一)

三月桃花二月开,已是春风渡关来。
红豆为何南国长,桃李早容天下怀。

(二)

浓雾锁大江,孤舟欲何往。
人在囫途中,莫做等闲观。

最美的遇见

唐青

那一年
在玉兰树下
与最初的一朵雪花遇见
雪花落在我粉红的唇边
轻轻地,给我
印上一枚淡淡的吻痕

那一年
经过你的窗前
与你青涩的眸遇见
你猝不及防的眼神
点亮我,豆蔻的清愁
倾城我一生的美丽

我惊鸿一瞥的回眸
是否?也惊艳你初开的情意
抑或你心底的隐痛
难以回神

“森女”心情

肖玲玲

作为女人，我们常常忽略自己,活得粗砺而苟且。比如买衣服不讲风格，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品牌就是品质。收入稍有改善,就进高档美容院,出入健身房。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生怕跟不上潮流。

偶然读到一篇《像森女一样生活》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女

人还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真实自然,简单质朴,带着清新如森林一样的气息。这不正是我内心真正渴望的生活吗?

动手，借助大自然的馈赠，世界就变得灵动多彩了:用五倍子和姜黄将泛旧的白丝巾染成烟灰夹杂柠檬黄，再配一条麻质长裙，闲散舒适,透着文艺和春天的清新气息。健身房其实也不必常去,散散步骑骑车爬爬山,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身心更健康。不再熬夜刷手机,远离垃圾信息,发现心变得澈澄,不会为某个无谓的评论扰乱心绪,也不用急吼吼奔赴那一场场可有可无的应酬和聚会。

也有人说这样的生活太简单枯燥,富余的时光太多了。他们哪里知道,当我用一个长长的双休日做出几盒牛扎糖,简单包裹后送给闺蜜,那份淡淡的喜悦,是无法用耗时长短来衡量的。降低了对物质的渴望,心变得轻盈从容。于是,不会一再一味逢迎,牺牲自我。也不再与老公争夺家庭掌控权,更不必为孩子过度操心。我想,这才是真正回归了我的女性角色吧,有温和自信的笑容,干净而有风格的衣着,每天都充实,心中喜乐相伴,每个日子都过得像“三八”节一样美好。